

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词汇资源代际差异*

丁石庆 王斯文**

[提要] 本文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斡尔族聚居村落为调查对象,采用词汇测试、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掌握词汇熟悉度和词汇变异两个层面展开调查,探究老、中、青一少年3代人的词汇变化,归纳了其成因和规律。

[关键词] 达斡尔族 达斡尔语 齐齐哈尔方言 词汇资源 代际差异

一 引言

(一)“齐齐哈尔”及达斡尔族

“齐齐哈尔”系由达斡尔族古老的“齐齐哈”屯名演变而来。清顺治初年,清廷在此地设立总管和总管府,齐齐哈尔建城后,遂成为黑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斡尔族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于黑龙江省境内的达斡尔族共 40277 人,其中,齐齐哈尔市 28366 人,分布于所辖 7 个区与 8 个县及讷河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斡尔族人口最为集中,有 11721 人^①。

在达斡尔语的 4 个方言区中,齐齐哈尔方言区是最早形成达斡尔语—汉语双语现象的地区,也是城市化较早且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该地区越是靠近城区的达斡尔族村落,汉语使用程度越高。即使在使用达斡尔语交际为主的聚居村落,也难觅达斡尔语母语单语人。

总体上,该地区的语言使用正呈现一种由普遍使用达斡尔语—汉语双语向转用汉语单语的发展态势(丁石庆 2022:83-284)。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本团队成员有关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的语言调查始于 2003 年,至今已有 8 次^②,内容涉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北方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5AYY012)”、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人口较少民族词汇资源代际差异个案研究(L21CY001)”的阶段性成果。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07.16-18)上做过主题报告。匿名专家给予了宝贵意见与建议,谨致谢忱。

** 通讯作者,渤海大学文学院,Email: bhuwangsiwen@163.com。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021-11-12]。

^② 研究团队 8 次调查的具体人员及日期为:2003 年 7 月,丁石庆、何冰;2006 年 4 月,丁石庆、刘宏宇;2014 年 6 月,丁石庆、王松涛、姚晶、曹波、朱德康、温璐、王赛、侯爵、陈思思;2015 年 6 月,丁石庆、曹波、朱德康、温璐、王赛、陈思思、张梦佳、王斯文、张岩;2016 年 6 月,丁石庆、田歆桐、陈龙、刘静菲、朱德康、王赛、黄烁炎;2019 年 1 月,王斯文、葛东雷、吴明晨;2019 年 4 月,王斯文、张丹、何姗姗;2019 年 7 月,王斯文、何姗姗、王琪、吕洋、李梦。

及语言结构、语言使用现状、地理语言学等，并形成部分以学位论文为核心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以来，团队重点针对齐齐哈尔方言展开补充调查，聚焦于不同年龄群体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的变化等论题。

1. 调查点与调查方式

调查聚焦于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对该区下辖的6个达斡尔族聚居村（齐齐哈尔村、哈拉新村、三间房村、额尔门沁村、河西村、莽格吐村）进行了集中调查。在这6个达斡尔族聚居村范围内的各场合均有达斡尔族使用母语交际的现象。调查以问卷、词汇测试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90位母语者的相关信息。本文主要反映母语者词汇熟悉度及词汇变异情况。

2. 调查对象

由老、中、青一少年3组每组30人构成，其年龄：老年组（60~79岁）、中年组（40~59岁）、青一少年组（11~39岁）^①；性别：男性40人，女性50人；职业：农民56人，学生17人，教师6人，公职人员1，其他6人。文化程度：小学43人，初中33人，高中及中专8人，大专以上4人，文盲2人。

3. 调查设计

团队参照丁石庆（2009:262-278）《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词汇测试表，并依据调研点方言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形成了《齐齐哈尔方言区词汇测试表》（以下简称“词表”）。词表由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数词等实词构成，共计620个，其中，名词437个，包括身体部位75个、亲属称谓68个、居住生活78个、生产劳作95个、天文地理31个、时令方位47、特色文化43个6等类，代词8个，副词23个，数词33个，动词61个，形容词59个。

（三）理论基础

1. 语言资源理论

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陈章太（2008）将我国语言资源大致分为超强势语言资源、强势语言资源、弱势语言资源、超弱势语言资源、消亡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语言资源由语言本体和语言社会应用两部分构成，语言本体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种类众多、形态复杂，开发空间广阔。据相关研究（丁石庆2018），达斡尔语初步认定为“局部缺失型”语言。

2. 代际差异理论

卡卡尔·曼海姆（2002:65-160）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对代或世代问题予以密切关注，并提出了代际差异理论。Kupperschmidt（2000:65-76）将“代（generation）”定义为：具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年龄阶段，并在关键的成长阶段经历了重大人生事件的可识别群体。所谓代际差异理论，是指因出生年代、成长背景不同而在各代群之间产生的行为、偏好、态度与价值观等差异，处于同年龄段的人具有趋同特征，并构成群体，“代”或“代群”在社会与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

^① 选择20-39岁和11-19岁两个年龄段各15名本族语者，组成青一少年对照组，经调查，两个年龄段词汇水平无显著差异。

二 词汇水平的代际差异

(一) 词汇量掌握情况

1. 总体词汇量掌握情况

老年组成员平均词汇量约为 584.47 个, 约占调查词汇总数的 94.27%。中年组成员平均词汇量约为 540.83 个, 约占调查词汇总数的 87.23%。青一少年组成员平均词汇量约为 175.6 个, 约占调查词汇总数的 28.32%。我们进一步统计了不同组别全体人、部分人和无人掌握的词汇分布情况, 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代际词汇量掌握情况及在总调查词汇中所占比例

词汇掌握类型	组别		
	老年组 %	中年组 %	青一少年组 %
全体人掌握词汇量	368/59.35%	250/40.32%	0/0.00%
部分人掌握词汇量	252/40.65%	370/59.68%	589/96.45%
无人掌握词汇量	0/0.00%	0/0.00%	22/3.55%
平均词汇量	584.47/94.27%	540.83/87.23%	175.6/28.32%

表 1 数据表明: (1) 老年组全员掌握词汇量占调查词汇的半数以上, 中年组接近半数, 而青一少年组则直接降为 0, 即在调查的 620 词中, 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词, 是青一少年组全员能够说出来的。(2) 在部分人掌握的词汇当中, 中年组占比增高, 说明从整体上看, 中年组的词汇熟悉程度明显低于老年组。(3) 与其他年龄组相比, 青一少年组词汇量出现明显断崖式下降, 且已经有个别词汇无人掌握^①。

2. 不同类别词汇量掌握情况

我们进一步统计了各组在不同类别词汇方面的掌握情况。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代际不同类别词汇掌握情况及在该类别总体词汇中所占比例

词汇类别		组别			
		老年组 %	中年组 %	青一少年组 %	平均 %
名词	身体部位	28.33/94.4%	25.53/85.11%	7.28/24.27%	20.38/67.94%
	称谓	28.51/95.05%	26.79/89.31%	8.38/27.94%	21.23/70.77%
	居住生活	29.15/97.18%	27.33/91.11%	8.85/29.49%	21.78/72.59%
	天文地理	28.9/96.34%	26.42/88.07%	8.19/27.31%	21.17/70.57%
	时令方位	26.06/86.88%	24.43/81.42%	7.23/24.11%	19.24/64.14%
	生产劳作	27.19/90.63%	23.17/77.23%	5.51/18.35%	18.62/62.07%
	特色文化	27.33/91.09%	26.05/86.82%	9.16/30.54%	20.84/69.48%
	代词	28.14/93.81%	27.71/92.38%	13.29/44.29%	23.05/76.83%
	副词	27.74/92.46%	26.61/88.7%	10.39/34.64%	21.58/71.93%
	数词	28.12/93.74%	25.3/84.34%	8.42/28.08%	20.62/68.72%
	形容词	29.61/98.7%	28.83/96.1%	10.85/36.16%	23.1/76.99%
	动词	29.49/98.31%	28.97/96.56%	11.49/38.31%	23.32/77.72%

^① 青一少年组 22 个无人掌握的词汇为: 小腿、气管、柱子、长辈、种绵羊、荞麦、脚背、种马、河、弓、锡、鹿、箭、熊、犁铧、马嚼子、蜻蜓、将来、脾气、稻子、腿肚子、谜语。

表2数据表明:(1)整体上,动词类的平均水平最高,名词类生产劳作方面词汇平均水平最低,每类词汇均呈现老年组优于中年组、中年组优于青一少年组水平的特征。(2)老年组词汇水平在形容词类方面最高,名词类时令方位方面最低;中年组词汇水平在动词类方面最高,名词类生产劳作方面最低;青一少年组词汇水平在动词类方面最高,名词类生产劳作方面最低。(3)通过标准差可知,相比于其他两组,老年组在各类词汇间的水平更为均衡。

(二) 相关分析

1. 词汇熟悉度及变化幅度级别表的构建

Fishman (1991:395) 创建的“代际语言差异级别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通过8个等级描述语言或者语言变体维持程度。我们参照计量研究方法,创建代际词汇级别表,以观察老、中、青一少年每个代群整体的词汇熟悉度。为探究代际间词汇量差异的变化情况,我们设定代际间词汇量的掌握具有阶段性。首先,计算每个词汇在老、中、青一少年各组的掌握人数,掌握人数除以该组总人数(30人),获得掌握人数的百分比;其次,择出词汇掌握人数为100%(A级)和0%(G级)的情况,参照全部词汇掌握人数的均值(69.97%)将中间数据两两拆分,得到69.97%-100%和0%-69.97%两组,拆分两次后可获取5个区间;最后,取整数(不影响数值所属区间)后,得到B、C、D、E、F 5个词汇掌握程度等级,如表3所示。

表3 词汇水平级别表

水平级别	掌握人数	程度范围 %
A级(极好)	30人	100%
B级(优秀)	27-29人	≥88%且<100%
C级(良好)	23-26人	≥76%且<88%
D级(中等)	17-22人	≥56%且<76%
E级(及格)	9-16人	≥28%且<56%
F级(不合格)	1-8人	>0%且<28%
G级(极差)	0人	0%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进一步观察代际间词汇水平的变化幅度^①。同样设定代际间词汇水平的下降具有阶段性。首先,计算每个词汇在老、中、青一少年各组之间掌握人数的差值,掌握人数差值除以分组时的总人数(30人),获得各组间词汇掌握人数差值的百分比;其次,择出词汇掌握人数差值为100%(A级)和0%(G级)的情况,参照全部词汇掌握人数的均值(34.03%)将中间数据两两拆分,得到34.03%-100%和0%-34.03%两组,拆分两次后可获取5个区间;最后,取整数(不影响数值所属区间)后,得到B、C、D、E、G 5个词汇掌握程度等级,具体如表4所示^②。

表4 词汇水平变化幅度级别表

变化幅度	掌握人数差值	程度范围 %
A级(直接中断)	30人	100%
B级(超大幅下降)	22-29人	≥73.61%且<100%
C级(大幅下降)	14-21人	≥47.22%且<73.61%
D级(中幅下降)	8-13人	≥27.22%且<47.22%

^① 词汇水平在老、中、青一少年组的变化基本呈现下降趋势。

^② 下降速度的百分比计算中,取整数影响数值所属区间,保留两位小数。

E级(小幅下降)	4-7人	$\geq 13.61\%$ 且 $< 27.22\%$
F级(微降)	1-3人	$> 0\%$ 且 $< 13.61\%$
G级(未变)	0人	$\leq 0\%$

2. 词汇熟悉度及变化幅度的代际差异

根据上述等级划分,我们得出各组词汇掌握程度及组间变化幅度的数值。各组词汇熟悉度级别分布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各组词汇水平级别分布情况

水平级别	组别			平均数 (个)%
	老年组 (个)%	中年组 (个)%	青一少年组 (个)%	
A级(极好)	386/59.35%	250/40.32%	0/0.00%	212
B级(优秀)	154/24.84%	171/27.58%	0/0.00%	108.33
C级(良好)	52/8.39%	75/12.1%	6/0.97%	44.33
D级(中等)	36/5.81%	63/10.16%	44/7.1%	47.67
E级(及格)	10/1.61%	56/9.03%	254/39.52%	106.67
F级(不合格)	0/0.00%	0/0.81%	303/48.87%	101
G级(极差)	0/0.00%	0/0.00%	22/3.55%	7.33

老年群体的词汇熟悉度集中在良好之上,且:极好>优秀>良好,其中极好最多。中年群体的词汇熟悉度集中在中等之上,且:极好>优秀>良好>中等,其中极好最多。青/少年群体的词汇熟悉度集中在中等之下,且:不及格>及格>中等>极差,其中不及格最多。因此,各组整体词汇熟悉度呈现代际递减趋势,且老一中年群体之间略有减少,中一青/少年组之间明显减少。各组间词汇水平变化幅度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各组间词汇水平变化幅度分布情况

变化幅度	组别		
	老一中年 (个)%	中一青/少年组 (个)%	老一青/少年组 (个)%
A级(直接中断)	0/0.00%	1/0.16%	1/0.16%
B级(超大幅下降)	0/0.00%	111/17.9%	194/31.29%
C级(大幅下降)	5/0.81%	385/62.1%	347/55.97%
D级(中幅下降)	26/4.19%	110/17.74%	70/11.29%
E级(小幅下降)	76/12.26%	13/2.1%	3/0.48%
F级(微降)	214/34.52%	5/0.81%	3/0.48%
G级(未变)	299/48.23%	0/0.00%	0/0.00%

老一中年组间从A到G级呈现递增趋势,E到G级增长显著,即老、中年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变化,主要呈现未变、微降和小幅下降,且未变化词汇最多。中一青/少年组代际间从A到C级增长显著,C到G级快速下降,即中、青/少年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变化,主要呈现超大幅、大幅和中幅下降,且大幅下降词汇最多。老一青/少年代际间与中一青/少年代际间情况相同。

(三) 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变化趋势

基于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统计,我们参照各年龄组平均值,可以大致计算每代人词汇

熟悉度的变化情况。老—中年组之间平均词汇量减少了43.64个，下降率为7.47%；中—青/少年组之间平均词汇量减少了365.23个，下降率为67.53%；老—青/少年组间平均词汇量减少了408.87个，下降率为69.96%。整体来说，词汇熟悉度在代际间呈现加速递减趋势。

三 词汇变异的代际差异

(一) 词汇的语音变异

代际词汇间的语音变异，主要体现在音系中音位变体的增加。以/r/音位为例，老年人中一般读作[r]，中年人大多数发音时舌颤音弱化，变读为[l]，青一少年人几乎没有读[r]的情况，而多变读为[l]，或近似汉语儿化音[ə̃]。再如，/tʃ/、/tʃh/、/ʃ/一套音位，在老年人中一般读作[tʃ]、[tʃh]、[ʃ]，少部分中年人发音时舌叶音弱化，读作[tʃ̥]、[tʃ̥h]、[ʃ̥] ([ʃ̥])，青/少年人几乎均变读为[tʃ̥]、[tʃ̥h]、[ʃ̥] ([ʃ̥])。整体上看，老年人仍保持原有的语音系统，中年人部分开始发生变异，青一少年发音很多时候和汉语近似。达斡尔语的语音系统受汉语语音系统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异。代际语音变异实证如表7所示。

表7 代际语音变异的个别例词

词汇	组别		
	老年组	中年组	青一少年组
腰	tarəm	tar(l)əm	taləm
亲戚	thursən	thur(l)sən	thulsən
豹子	mjart	mjart(-l)t	mjart(ə̃)t
歌曲	tʃantal	tʃ̥(tʃ)antal	tʃantal
雪	tʃhas	tʃ̥h(tʃ)as	tʃ̥has
黄色	ʃar	ʃ̥(ʃ)ar	ʃ̥ar

(二) 词汇的词义变异

代际间词汇的词义变异，主要表现为词汇发展过程中意义的扩大、缩小与转移。此外，无文字民族口口相传的语言保存方式，也导致词义混淆的现象多有发生。

1. 词义的扩大与转移

词汇单位的初创时期，意义一般是单一的，随着词汇发展，逐渐衍生出其他义项。调查发现，个别在老年人中认为仅有一个义项的词汇，中年人或青一少年人中逐渐增加为两个义项。具体如表8所示。

表8 代际词义扩大例词

词汇	组别		
	老年组	中年组	青一少年组
tarəm	腰	腰	腰、背
thursən	亲戚	亲戚、客人	亲戚、客人
x(~oh)oto	傻子	傻子、疯子	傻子、疯子

词义缩小的例子有一个。mə:ɣə为汉语借词，借入达斡尔语后，老年人用该词表示“木耳”和“蘑菇”两个义项，青一少年人受汉语影响，反而认为mə:ɣə仅“蘑菇”一个义项。

还有个别词汇的义项在代际间开始发生转移。如在几个村子的调查中发现, *pəlpəsən* “寡妇”一词, 个别中年人认为其含义为“抢来的媳妇”, 与老年人认为的“寡妇”这一义项出现分歧。代际词义转移的实例如表 9 所示。

表 9 代际词义转移例词

词汇	组 别		
	老年组	中年组	青一少年组
<i>khurməlt</i>	眼睑	眼睫毛	眼睫毛
<i>njos</i>	鼻涕	眼泪	吐沫、口水
<i>pəlpəsən</i>	寡妇	抢来的媳妇	——

2. 词义混淆

词义混淆的现象在当地较为普遍。即使是语言能力好的老年人, 也会容易混淆个别词义。该现象最为典型的义项有两组: (1) *anukh* 和 *josəkh* 哪一个用来表示“钥匙”, 哪一个用来表示“锁”; (2) *arslən* 和 *mjart*(~s) 哪一个用来表示“狮子”, 哪一个用来表示“豹子”。除此之外, 以下几个词义的混淆在不同代际有不同表现: (1) 老年人易混淆 *mjanjə* “千”和 *thum* “万”; 易混淆 *mur* “江”、*kol* “河”、*naur* “湖”、*tal* “海”。(2) 中年人、青一少年人易混淆 *xəl*(~*xol*) “咽喉”和 *xwam*(~*khwam*) “气管”。(3) 少数语言能力极差的青一少年人, 甚至易混淆 *atʃha* “父亲”和 *ʃiy atʃha* “大伯”。

(三) 词汇的形态变异

1. 序数词间的变异。数词之后附加词缀 *-tar* / *-tər*, 构成表示顺序的序数词, 如 *nəkh* “一”——*nəkhtər* “第一”。老年人在表示序数时普遍使用序数词标记, 中年、青一少年人不知道该标记的作用, 直接用数词代替序数词。

2. 代词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与排除式的变异。代词第一人称复数有包括式 *pæt* 与排除式 *pa* 的区别。老年人能够严格区分二者的使用范围, 中年人有近 80% 的人尚可区分, 而青一少年人大多数不作区分。

3. 指示代词远指与近指表达形式的变异。指示代词包括表示人或事物的 *ən* “这儿”、*thər* “那儿”, 表示程度和方式的 *əimər* “这样的”、*thimər* “那样的”, 表示数量的 *əikhən* “这些”、*thikhən* “那些”, 表示时间的 *əikhənt* “这会儿”、*thikhənt* “那会儿”, 表示空间处所的 *ənt* “这里”、*thənt* “那里”等。老、中年人对上述指示代词的运用较为精确, 青一少年人则极易因混淆而误用。

四 代际差异的成因

(一) 传统生产生活变迁

生态环境制约、影响语言系统。在早期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达斡尔族长期从事游牧、农耕、渔猎等生产形式, 语言系统中记录相关生产行为的词汇十分丰富细致。进入现代社会后, 生产形式发生变化, 词汇系统也完成了大量的更替。以猎业为例, 早期狩猎生产中时常接触到的野生动物, 如鹿、狐狸、黄鼠狼等, 能够熟练掌握这些物种名称的人极少, 更不用说能在代际间实现较好地传承。农业虽然是达斡尔族长期经营的重要生产方式, 但一些农业

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也逐渐被淘汰掉。在这种环境下,与生产劳作有关的词汇,代际间的知晓程度也随之形成差异。

(二) 语言接触与语言影响

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区的达斡尔族,早在清朝时期,与汉族就已频繁接触,同汉文化的交往和联系也随之深入。长久以来,当地使用双语交际的现象普遍,语言成分借用、吸收难以避免。从词汇系统内部形式看,汉语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词汇的借贷上,且体现在词汇读音和意义的变化。现代社会,转用汉语的人口数量在代际间递增,词汇系统再次受到汉语影响,增加新词,并淘汰非常用借词。早期汉语借词在老年人中仍保留其借贷的发音和意义,中年人、青一少年人受汉语影响,个别借词发生变读,或对其重新赋义。故受汉语影响的达斡尔语词汇系统,代际间正在完成新一轮更替。

(三) 语言环境变化

不同代群的母语习得途径的调查材料显示,老年人一般主要是在家庭与社区的环境中通过交流、听民歌、听故事等多种途径获得母语能力的;中年人则大多主要是在家庭环境中习得部分母语能力,但因语言环境的变化而部分缺失了老年人所拥有的社区环境中的进一步强化母语能力的途径;由于近些年来家庭与社区母语环境的严重萎缩和缺失,导致大部分青一少年人只有通过学校课堂有限的母语教学获得一些有限的达斡尔语知识。由于语言环境的变化导致家庭、社区等重要的母语文化场合严重萎缩或缺失,原本在语言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口耳相传、故事、民歌等母语传承形式,其作用也大打折扣。

(四) 语言态度变化

语言使用及语言传承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能力的发展。相关调查材料显示,老年人母语情感深厚,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家里,老年人愿意使用母语交际的比例都更高。关于使用母语的原因,老年人均表示不仅他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环境适合使用母语交流,更出于对母语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在母语的传承问题上,大部分老年人认为后代不再使用母语十分不应该,对后代母语能力方面,老年人仍保持较高的期望值。他们竭力强调家庭内部传承的重要性,部分老人还提出创制和推广文字的必要性。从中也可窥探老年人传承和保护母语的情怀和自觉意识。但在当前形势下,在家中与晚辈们使用母语交流,子女们表现出敷衍和应付的情绪,而孙辈们一般也听不懂。晚辈们普遍不喜欢听老人使用母语与其交流,让老年人表示出更多的无奈,同时在语言态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妥协。

调查材料显示,中年人在母语情感方面虽保持与老年人同样的热忱,同样认为后代不再使用母语很不应该,甚至中年人在某些环境下愿意使用母语交际的比例都更高。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母语环境的萎缩和缺失,导致母语传承的困难和诸多问题,他们将更多希望寄托于学校的课堂母语教学能更好地创造青少年学习达斡尔语的机会。青一少年在涉及母语情感方面的问题回答较为模糊。绝大多数青一少年人表示,似乎从未深入思考过母语的未来发展。其中,超过半数的青一少年人几乎不想在村子或家里学习母语。另有约占10%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也从不参加民族活动。

五 结 语

齐齐哈尔达斡尔族代际语言能力整体呈现减弱趋势,在词汇熟悉度和词汇变异方面表

现尤为显著。从母语能力上看,老年人优于中年人,中年人优于青一少年人;在个体词汇熟悉度上,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低于其他两代人。每代人对不同类别的词汇,掌握程度也有差异。代际间的词汇变异体现在语音、形态、语义等多方面。词汇资源是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词汇资源的变化,反映出语言资源背后自然环境、文化、经济、观念等语言生态的变迁。代际差异如果持续扩大,词汇资源消失的时间也将大大缩减。这一现状,不利于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发展。调查点反映出的词汇资源代际差异现象,在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代际传承问题中具有典型性。少数民族青一少年本族语习得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更多关注。本研究使用的调查与研究方法,可更客观地反映词汇资源代际差异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 [1] 陈章太. 2008. 《论语言资源》,《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2] 丁石庆主编. 2009. 《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丁石庆. 2018. 《语言资源保持类型与数据采集层次——以北方民族语言为例》,载《语言资源》(第1辑)第2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丁石庆主编. 2022. 《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调查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5] 卡尔·曼海姆. 2002. 《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6] 满都尔图主编. 2007. 《达斡尔族百科词典》,呼伦贝尔:文化出版社.
- [7] Kupperschmidt, B R. 2000. Multigeneration employees: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Health Care Manager*, 19 (1): 65-76.
- [8] Fishman, Joshu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 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The Generation Gap in Lexical Resources of the Qiqihar Dialect of Daur

DING Shiqing and WANG Siwen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language survey conducted by means of vocabulary tes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in concentrated villages of the Daur people in the Meilisi Daur District of Qiqihar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vocabulary in terms of vocabulary level and vocabulary variation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viz. the elderly, the middle-aged, and the youth, as well as generalizes the causes and patterns of changes in vocabulary.

[Keywords] Daur nationality Daur language Qiqihar dialect lexical resources generation gap

(通信地址: 丁石庆 221009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
王斯文 121000 锦州 渤海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